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六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十二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六十四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隋列傳第七十七

盧賁 薛道衡族父孺 房彥謙 盧思道從兄昌衡 盧愷

王誼 長孫平 源師從叔雄 薛冑 令狐熙

裴肅 張定和 張奫 麥鐵杖子孟才沈光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斛斯萬善

陳稜　趙才　宇文述雲定興　趙行樞　述子化及　司馬德戡　裴虔通

李密　王世充　段達

盧賁字子徵范陽涿人也父光周開府燕郡公附在兄辯傳賁略涉書史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歴位魯陽太守太子少宮尹儀同三司累遷司武上士時高祖為大司馬賁知帝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託羣情未一乃引賁置在左右高

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名公卿而謂曰欲求富貴當皆相隨來時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賁常典宿衛後承間進説曰周歷已盡天人之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順人高祖然之及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元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尋拜散騎常

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及高熲蘇威共掌朝政
貴甚不平之柱國劉昉時被踈忌貴因諷昉及上柱國
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
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貴將
數謁殿下恐為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昉等委罪於
賓貴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潛之舊不忍加刑並
除名為民賓未幾卒歲餘貴復爵位檢校太常卿貴以
古樂宮縣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表

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為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縣七以林鍾為宫夫樂者政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安危斯應周武以林鍾為宫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黄鍾下生之義黄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為皇朝九五之應又

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從之改七縣入黄鍾為宫又詔貫與儀同楊慶和刊定周齊音律未幾歷鄢虢懷三州刺史在懷州決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派入温縣名曰温潤渠以溉舄鹹民賴其利後為齊州刺史民饑穀湧貴貫坐閉人糶而私糴除名後從幸洛陽上從容謂貫曰我始為大司馬時卿布腹心於我及總百

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高頻齊又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處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貴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敘功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羣臣曰吾將與貴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上曰我屈抑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貴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於此然此等皆反

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頼得幸及帝大漸顔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如賁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者必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卒

薛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也父孝通魏恒山太守附

在高祖辯傳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詞致清正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為記室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

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世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帝引為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周主簿入為司禄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

大定中授儀同守邛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内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道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帝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將臨江表高熲夜坐幕下謂之曰今叚之舉克定江東已

否君試言之道衡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呑并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以來戰爭不息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其必克二也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

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惟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熲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

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為王府用後從漢王諒之計遂道出江陵尋有詔徵還直内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内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道衡所作文書必稱我意然誡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列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上曰爾久勞階陛國家

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
太子諸王爭相與交好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
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
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
一旦違離言之哽咽高祖更愴然改容曰爾光隂晚暮
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
一臂於是賜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
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之煬帝嗣位轉播州刺史

歳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内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而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彦謙素與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絶賔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當久行即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付執法者推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具斷暨於奏日

冀帝赦之勑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帝令自盡道
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並徙且
末時年七十天下寃之有文集七十卷行於世子五人
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獵經
史有才思雖不大為文有所賦詠辭致清遠開皇中為
侍御史揚州總管司空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僚多不
便之卒於襄城郡掾所涖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友愛
收初生即與孺為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

太常丞胡仲操會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温字尼卿沈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隸書仕周為上黄郡守周平齊徙燕郡太守以簡惠稱宣政元年賜爵齊安縣子卒於郡子邁嗣邁字弘仁性寡言長於辭辯開皇初襲爵齊安子改封鍾山歷位太子舍人大業中為刑部選部二侍郎道衡從父弟道實位禮部侍郎離石郡太守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儁才起家游

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其文筆皆行於世

房彥謙字孝沖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法壽魏贈青州刺史自有傳父熊字子威性至孝聰明有節槩州辟主簿仕齊行清河廣川二郡事彥謙長兄彥詢最知名以魏勲門嫡孫賜爵永始縣子特為伯父樂陵太守豹所重病卒豹取急送柩還鄉悲痛傷惜以為喪當家之寶

初彦詢少時為監館嘗接陳使江總及陳滅總入關見彦謙曰公是監館弟邪因慘然曰昔因將命得申言款彦詢所贈總詩今見在總集彦謙早孤不識父為毋兄所鞠養彦詢雅有清鑒以彦謙天性頴悟每竒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繼毋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碁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

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踈濶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為齊州中從事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為齊州刺史為賊帥輔帶劒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劒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高祖受禪之後

遂優游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百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彦謙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

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諂巧宦翻居上等真偽混淆是非督亂守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惟準量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令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惟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道亦足摽奬賢能詞

氣偘然觀者屬目頍為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彦謙對之如響頍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頍言於帝帝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廵行州縣察長吏能否以彦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鄀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彦謙名有異政内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

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深重彥謙為人甚加友敬及為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即位道衡轉牧播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别黄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以書諭之頗陳時政得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于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隷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

以彦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隷刺史彦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隷别駕劉炫陵上侮下訐以為直刺史憚之皆為之拜惟彦謙執法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之炫亦不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事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彦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為執政者所嫉出為涇陽令終于家年六十九彦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為講説督勉之亹亹不倦家

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禄皆以周䘏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禄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隷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玩之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蓨縣李綱中山郎茂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

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者惟行苛酷之政不弘遠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唐貞觀初以子玄齡著勲庸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涿人也高祖元魏散騎常侍自有傳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

遇中山劉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不解
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
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
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不持
操行好輕侮人物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多所非毁
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典憲因而落魄不調其後左
僕射楊愔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
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

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之為八米盧郎後以漏泄省中語出為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録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為五言詩見意世以為工後為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

幾毋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與宋護等作亂思道預焉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獲思道罪當極刑神舉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為丞相遷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為孤鴻賦以寄其情開皇初以毋老表請解位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歲餘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毋憂未幾起為散騎侍郎兼內史侍郎事於時

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表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産而賤刑名誠為未可又陳殿廷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歳卒于京師上甚惜之遣使弔祭焉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子赤松大業中位河東縣長思道從兄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父道虔魏幽州刺史昌衡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為之

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仕魏兼太尉外兵參軍齊受禪歷平恩令爲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媿幽明矣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相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彦師隴西辛德源王循並爲後進風流之士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周武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高祖甞大集羣下令自

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濆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為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人表行為世則論者以為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寛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刺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為

河南道廵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
二百叚昌衡自以年在懸車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
業初徵為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子寶素寶允
盧愷字長仁范陽涿人也父柔周開府儀同三司自有
傳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畧涉書記有當世幹能頗解屬
文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從憲伐齊説齊栢社鎮下之遷
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
引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

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縉紳並列實恐鶼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轉内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宫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乃止轉禮部大夫為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為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軹關栢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大悦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

倩故是令君之子大象元年拜東都吏部大夫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為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為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上考僉議攸同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

當仕進戚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戚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算愷以戚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子官以為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為舍人夔即蘇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乃止臣若與戚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倖至所不知者

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為百姓卒於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錮之譖遂及於此子義恭

王誼字宜君其先樂浪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洛邑縣公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羣言周閔帝時為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不為恭誼悖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毀

瘁過禮廬于墓側負土成墳武帝即位累遷内史大夫封楊國公從武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為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頼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挫衂欲班師誼固諫帝從之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為大内史汾州稽胡亂誼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為總管並受誼節度賊平封一子開國公後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及太子即位是為宣帝憚誼剛正出為襄州總管及高祖為丞

相轉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以誼爲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未至而消難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洛州爲主洛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遲迥誼分兵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舊臣甚加禮遇遣使勞問冠蓋不絶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帝有舊亦歸心焉及隋受禪眷遇彌厚帝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蘇威議以户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

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勲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帝以為然竟寢戚議帝將幸岐州誼奏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為臣或當恥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上嘉其稱㫖進封鄖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踈異節喪制有

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公主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主於奉孝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則夫婦之則人倫攸始喪紀之制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其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為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為父則不慈輕禮易喪

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不問然恩禮由是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帝令按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名實無反狀帝賜之酒而釋之于時上柱國元諧亦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爲同學甚相憐愍將柰國法何於是詔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長孫平字處均其先代人也父儉周柱國夏州總管封

鄖國公自有傳平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為周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與衛王謀誅之王常使平通意於帝護誅拜開府儀同三司宣帝置東宮官屬以平為小司寇與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為丞相恩禮彌厚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三方稱兵高祖深以淮南為憂而賀若弼鎮壽陽帝恐其懷貳遣平馳驛往代之為揚州總管賜爵襄陽公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于京師開皇三年拜度支尚

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為差等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言之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後轉工部尚書名為稱職時有人告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為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

因勑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遣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平至為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匹還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尋除汴州刺史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為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鍪甲象上怒免之俄而上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吏部

尚書卒官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以師孝為勃海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為王世充所害

源師字踐言其先西平樂都人西河王秃髪傉檀之後也祖子恭魏中書監魏尹父彪仕齊位祕書監入周為司成下大夫開皇中拜莒州刺史前史俱有傳師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仕齊為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録

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

整容答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

别有所降也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彊知星宿

祭遂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

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平齊授司賦上士

高祖受禪除尚書考功侍郎朝章國憲多所參定累遷

尚書左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

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師

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乃作色曰此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苦諫秀乃從徵秀發後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勑宮外衛士不得輙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常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居職彊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卒於

刑部侍郎師從叔雄字世略父纂魏太府少卿遇害河
陰贈定州刺史雄少寛厚美姿容初仕魏歴位祕書郎
在周以伐齊功封朔方公歴冀平二州刺史檢校徐州
總管及尉遲迥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
雄卒不顧高祖遺書慰勉之迥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
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衆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
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自江
陵東距壽陽人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顗

等擊走之悉復故地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遷朔州總管平陳之役從秦王俊出信州道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褒為安化縣伯復鎮朔方歲餘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于家子嵩嗣大業中為尚書虞部郎討北海賊力戰死之贈正議大夫

薛胄字紹元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基州刺史自有傳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

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
府高祖受禪三遷為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
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偽作高平郡守
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
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
羅嘗在海陵郡先是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
不悟俱羅遂謂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豈容
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乃止遂收

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奸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為神明先是兖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兖渠胄以天下太平遂遣博士登泰山觀古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鄆州刺史有惠政徵拜衛尉卿轉大理卿持法寛平名為稱職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疎忌及王世積誅熲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熲罪胄明雪之正議

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其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為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乃釋去進圍黎陽及良為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民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免除名配防嶺南道卒子筠㦸知名

令狐熙字長熙敦煌人也父整周大將軍自有傳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皆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為周吏部上士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絶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毁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為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衰

從事授職方下大夫襲彭城縣公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譽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上開府後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高祖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悲泣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馬白麞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

徙為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累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曹尚書事號為明幹上甚任之及高祖祠泰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以熙為汴州刺史熙下車禁游食抑工商人有向衢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勸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上聞而嘉之顧侍臣曰鄴都天下難臨處勑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之最賜

帛三百疋頒告天下以嶺南夷數起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已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内五百人帛五百疋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熈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熈悉遣之為建城邑開設學校人夷感化焉時有甯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世

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險未嘗叅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遺以藥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熙以州縣皆有同名於是奏改安州為欽州黄州為峯州利州為智州德州為驩州東寧州為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以年老疾患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為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覊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

捨之上聞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為信然遣使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病卒上怒不解沒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禽佛子送京師言熙實無贓上悟乃召其四子聽仕少子德棻知名

裴肅字神封河東解人也父俠周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自有傳肅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周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高祖為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

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萃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言高熲天挺良才元勲佐命願録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上謂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肅

欲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勇如吳太伯
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悅肅至京見上於含章殿上謂
曰朕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
下並皆同母非謂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
意既已罷遣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乆之肅亦
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南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丞
肅在官甚得夷人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為立廟於郎江
之浦有子尚賢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為侍官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疋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上聞而壯之遣使賫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叚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太守頗

有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為吐谷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達擊賊悉斬之帝為之流涕贈光禄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子世立嗣尋拜光禄大夫張奫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七代祖沈石虎末自廣陵六合渡江因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胐晉佐著作郎

坐外祖楊佺期除名徙于南譙因寓居之僑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人郭子冀竊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定僑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及高祖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勑僑從因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歲餘僑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宴之謂

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緑
沈甲虎文具裝綺羅千疋尋從楊素征江表别破高智
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
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
遼東諒軍多物故斎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於潭州
總管謚曰莊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
及奔馬性踈誕使酒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營産業

陳太建中結聚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為官户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從城中刼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繖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常在弗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勑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陳亡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

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禽
逆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庱亭衛者憩食哀其餧解
手以給其飧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
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
歸于京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
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
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
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

進位柱國除萊州刺史無洫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為敏捷尋除左屯衛大將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先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蔕歕鼻療黄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黄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

汝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
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戰死虎賁郎將錢士雄孟金
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
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祿大夫孟才二
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賵贈鉅萬賜轀輬車給前
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
執紼王公已下皆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
衛將軍武彊侯謚曰剛子傑嗣金叉贈右光祿大夫子

善諠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
恩錫殊厚拜虎賁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讐志與虎
賁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
誠節令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
間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
臨發陳藩之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
害忠義之士哀焉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為
吏部侍郎陳滅徙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

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並售書為事光獨跅弛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絶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謂諸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繩拍竿而上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

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賔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馹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散大夫常致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為折衝郎將

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而賜之同輩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結義勇將為帝復讐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為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總統營於禁内時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說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今又俛首事讐受其驅率有靦面目何用生為吾必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皇厚恩今在化及内營以此復讐如鷹

鷁之逐鳥雀孟才爲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洩陳謙走告化及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皆勇決不可當吾須出營以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内諠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内空無所獲逢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復遣騎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遂

為所害時年二十八麾下數百人皆鬭而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殞涕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仕周為開府武元皇帝之為周將也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時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矟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甞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

如此頻以軍功增邑周宣帝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高祖爲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候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録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擅赦所部獄囚武常以南越邉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

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父為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拜左武衛將軍坐事免後為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于家子弘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修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為記室後為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

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軍歷呂衛二州刺史尋改為汲郡太守有能名上徵入朝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州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能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為將軍及班師仁恭為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禄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

令委公為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
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使賜以珍物進光祿大夫
會楊玄感反其兄子虎賁郎將仲伯預焉由是坐免尋
而突厥為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
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過三千仁
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
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絶仁恭頗改舊節受納
貨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

仁恭侍姬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恤郡内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封穀城郡公轉青州總管頗有政名徙朔州總管甚為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為太子

引為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漢王諒有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與楊素擊破之拜左武候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遇讒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及遼東之役請為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指麾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往討之緒擊破元進解

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偽僕射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其偽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顗等五十餘人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

大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高祖受禪進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齊王暕之得罪䌌坐與交通帝譴之䌌曰比數詣齊王以先帝在仁壽宫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言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

邊轉榆林太守㑹彭城賊帥張大虎宗世模等保懸薄山帝令純討破之斬萬餘級築為京觀又破賊魏麒麟於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雖克捷然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鎻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身長八尺膂力絶人聲氣甚壯偉

言聞數百步為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元懀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嗔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輙禽斬之自是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贇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贇凶暴令左右炙肉

遇不中意以籖刺瞎其眼温酒不適口者並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内臣帝大怒與伯隱俱除名未幾越巂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領將幷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

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
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百姓思
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
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
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絶于時東都饑饉穀食
踊貴俱羅遣家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通
諸子朝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
理司直梁敬真就鎻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

曈陰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衂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景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都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通議大夫尋遷虎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憂

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勃海賊
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令辯擊之屢挫其鋭
帝在江都聞而召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
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襃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
康竇建德魏刁兒等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
冦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冦徐豫辯頻擊破
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
相持經年辯攻敗密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

倦鳴角收兵翻為寇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㺚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時有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㺚齊名從衛元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廹自殺由是知名拜虎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羣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

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魚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為帳内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偽從别為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為内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為其黨所殺稜

僅以獲免高祖以其父之故拜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拜虎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王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來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刺兜獲

其子島搥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禄大夫鎮周金紫光禄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禄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之反也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擁都梁宫阻淮爲固稜潜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進位光禄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稜擊之往見克捷超拜右

禦衛將軍復渡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弑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為煬帝發哀使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禄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麤悍無威儀仕周為輿正上士高祖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配事晉王為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右驍

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
在有聲轉右驍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率
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進
金紫光禄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再遷右候衛
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廻
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輙醜言大罵多所援
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二年帝將
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

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時江都糧盡
内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才極
陳入京策世基極言渡江便帝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
出宇文化及弑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
方執之謁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才默然不對化及忿
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
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一十八人楊仕覽等酒
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

為諸人𪾢然不對行至聊城遇賊俄而化及為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賀蘭番俱為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彊禦咸以稱職知名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為宇文氏高祖佀與敦曾祖長壽祖孤仕魏並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大宗伯述少驍鋭便弓馬年十一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

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總萬機召為左宫伯累遷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改封濮陽郡公高祖作相尉遲迥作亂以述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寛擊之破迥將李儁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遲惇於永平橋以功超拜上柱國封褒國公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復為行軍總管率衆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虎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為韓擒虎

賀若弼兩軍聲援陳主既擒而蕭瓛蕭巖據東吳之地
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俱進落叢公
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瓛大敗巖以會稽
降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徙拜安州總管時
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已奏為壽州總管王
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大
王才能蓋世數經鎮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内宮咸所
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

子骨肉之間誠非易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與之謀者惟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賫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由是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其子士及尚南陽公主賞物不可勝計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

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
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參掌武官選事
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每至冬朝會輒給
鼓吹一部後率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
部携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撫納降附吐谷
渾見述擁彊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頭城攻拔
之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尼丘川進擊大
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吐谷渾主南走雪山

故地皆空帝大悦明年從帝西廵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斥候時渾賊復冦張掖述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宫勑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逺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僻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宫掖由是帝彌寵悦焉述時貴倖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

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饋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於營柵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

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實詐降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渡水追之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阻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

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除名爲庶人明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洛陽發諸郡兵討之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懼而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元右禦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

與護兒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尋至東都述又覬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顧陛下一能降臨帝遣司宫魏氏

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自陳也述有二子化及智及並得罪于家述流涕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反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惟憶陛下耳帝泫然曰述憶我邪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止及薨帝為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劒四十人輼輬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詔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雲定興者附

會於述初定興女為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初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好著奇服炫燿時人定興為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倣學之謂為許公缺勢述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内宿衞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襖頭巾令深袙耳人又學之名為許公袙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帝後將事四夷大造兵

器述薦之因勑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為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為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之帝從之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仍遣使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為佳述奏並雲定興之功也擢定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左衛大將軍知少府

事凡述薦達皆至大官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戸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受其賂遺稱為驍勇起家為折衝郎將述子化及性克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在東宫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内累遷至太子僕以受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縱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陵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嘗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

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訖以公主故乃釋並賜述為奴述薨後帝追憶之起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時李密起兵據洛口煬帝在江都不敢還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虎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構逆與所善虎賁郎將元

禮直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至尊欲築宫丹陽勢不還矣人人並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没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虔通等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内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將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

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為刎頸之交情相歡昵言無迴避於坐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刧十二衞兵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世良請以化

及爲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本駑怯初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衆恐人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識者詭言至尊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以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急德戡知計已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

曰惟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内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偽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諠囂耳中外隔絶帝以為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虎衛虎賁馮普樂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虎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帝遂匿於西樓虔通進兵排左閤馳入永巷大

呼曰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閤虔通與監門校尉令狐行達拔刀上從往執帝遂扶帝下樓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即與汝西歸何忍殺我虔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答云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

德戡迎謁化及引入朝堂號為丞相令果毅郎將馬文舉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復將入宮帝曰我有何罪致此文舉數其五罪使令狐達與驍果于弘達牽頓使坐以練布縊帝於寢殿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惟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為帝其二十七日化及擁衆奪江都人船檝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衛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於是化及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

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
取啓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
不通復奪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宫人珍寶其戈甲戎器
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
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昧羣小
在側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因共
李孝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更立
德戡為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十餘

人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密所擒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渡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民吏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李密化及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

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為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及醉後尤智及曰我初無此心由汝為計彊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弑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之誅豈不由汝乎因抱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日都不賜智及及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鬬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恒自知必敗乃歎曰人生會當死豈不一日作天子乎於是鴆殺浩僭即皇帝位於魏縣國

號許建元為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為所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曲諸賊時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餽餉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并招誘化及等化及不從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克而還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擒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弑君之罪并其二子承

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主梟於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兇好與人羣聚鬬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為其妻長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為隱而大忿之纖介之愆必加鞭捶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惟化及事事營護父述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為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過而為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告其兇勃必且破家帝

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弒逆事皆智及之謀
也化及為丞相以為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
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為都督德戡幼孤以
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
書計開皇中為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
諒充内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勲
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為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

議大夫遷虎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内驍果之謀為逆也德戡實首扇動之煬帝既被執德戡與孟秉等推化及為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為温國公加光禄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為言之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德戡乃與其黨謀以所將兵萬餘人襲殺化及遣人

使于賊帥孟海公結為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
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為游獵至于
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
及責之曰與公勠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
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為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
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
送至幕下縊而殺之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為晉王以
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

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執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為光禄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唐即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江都弑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李密字法主隴西成紀人也曾祖弼周太師趙國公號為名將自有傳祖曜邢國公位開府父寬自周入隋數經將領位柱國蒲山郡公密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少襲

爵蒲山公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交後更折節躭學尤好兵書誦皆上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以疾歸及玄感有逆謀名密令與弟元挺赴黎陽以爲謀主密進三計曰今天子遠在遼外公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禽此計上也又關中四塞衞元不足爲意今率衆務早入西萬全之計此計中也若隨近先向東都以引歳月此計之下也玄感曰

公下計乃上策耳今日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不行𤣥感既至東都自謂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既非同謀設籌皆持兩端𤣥感後使作檄文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請斬之𤣥感不從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後𤣥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雄勸𤣥感速稱尊號𤣥感以問密密以為不可𤣥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𤣥感謂密計將安出密曰元

弘嗣統彊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
關可得紿衆玄感遂用密謀號令西至陝縣圍弘農不
拔西至閿鄉追兵至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
詢相隨匿馮翊詢妻家尋為隣人告被捕與其黨俱送
帝所在途與其衆謀逃其徒多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
等死日此金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
金遂相許及出關密每夜宴飲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
等七人皆穿墻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

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削樹皮而食之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以告太守趙他他下縣捕之密亡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從子懷義後告之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密投東都賊帥翟讓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以兵衆無糧勸讓直趨滎陽休兵館穀然後爭利讓從之乃掠下滎陽太

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陁敗將

遠避之密勸讓列陣以待密以奇兵掩擊大破之斬須

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别統所部密復説讓以廓清

天下爲事令掩據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於是與讓以

義寧元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

開倉振百姓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討密密城洛

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讓上密號爲魏公設壇場即位

稱元年以房彦藻爲左長史邴元真爲右長史楊德方

為左司馬鄭德韜為右司馬拜讓為司徒封東郡公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都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為護軍虎賁郎將裴仁基以虎牢歸密密因遣仁基與孟讓襲破回洛倉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為左司馬鄭虔象為右司馬柴孝和説密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讓據洛口身率精鋭西襲長安不然他人我先密曰此誠上策然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恐不肯西入孝和請間行觀隙乃與數十

騎至陜縣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鋭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卧於營内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囘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敗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煬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討密敗之孝和溺洛水死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密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黄之地以附密齊郡

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太宰總衆務以奪密權兄寛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作我當為之密聞惡之會讓拒世充軍退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破其營會日暮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為宴樂其所將左右各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覺密引讓入坐令讓射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遂殺其兄寛及儒

信等從者亦有死焉讓步將徐世勣為亂兵所斫中重創密止之僅得免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之於是詣讓營遣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告以殺讓意令世勣雄信伯當分統其衆世充夜襲倉城密拒破之斬虎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營洛北於洛水構浮橋悉衆擊密密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擊之大潰爭橋橋陷溺水者數萬人虎賁郎將楊威王辯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皆沒于陣世充僅而獲免

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大雪餘衆死亡殆盡密乃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戰被執其黨勸密即尊號密不許及唐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弑逆自江都北指黎陽密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化及至黎陽徐世勣守倉城不下密共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隷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

隋恩豈容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
默然俯仰良乆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
書傳雅語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
當折杖驅之知其糧且盡因偽與之和化及大喜恣其
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之具言密情化
及大怒又食盡乃與密戰于童山下自辰達酉密中流
矢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以輜重留於東郡
遣其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軌以郡降密以軌為滑州總

管崈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于東都執弑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為司農少卿使名崈入朝崈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城世充既擅權乃厚賜將士時崈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遽勸崈崈許焉初東都絶糧人歸崈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崈悔而止崈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賞又厚撫初附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邴元真守洛口倉性貪鄙宇文溫每謂崈曰不殺

元眞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元眞知之謀叛楊慶聞而告密密因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就偃師北阻芒山以待之世充令數百騎渡御河密遣裴行儼等逆之會日暮行儼孫長樂程齩金等驍將十數人皆被重創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敗績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頲為其部下翻城而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眞已遣人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洛

水然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密引騎而遁元眞以城降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其心安可保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城保河陽密自虎牢濟歸之謂曰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曰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得京師此公

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尋奉使出關安撫至熊州而逃叛見殺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頹褥徙居新豐頹褥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為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世充捲髮豺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虚然未嘗為人言也開皇中為左翊衞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

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駮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屈稱為明辯煬帝世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顔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宫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内懷徼幸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薄又屬盜賊羣起人多犯法有摯獄抵罪者世充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

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克世充募江都萬餘人擊破之每有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人爭為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為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

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之然性多矯偽詐為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垢面悲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為愛已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為江都通守時厥次人柳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羣盜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好内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

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諸女資質端麗合相法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勅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乃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沈船溺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為祕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暱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光祿大夫裴仁基以虎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特發中詔遣世充

為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世充軍渡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世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雨雪兵既渡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名令還都收合亡散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弑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馬盧楚奉越王侗為主侗以世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用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為

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捷衆皆悦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士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世充入内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婿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充夜勒兵圍宫城將軍費曜田世闍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

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叚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反誅叛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衞者明日入謁頓首流涕而言元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世充尋遣韋節等諷侗命拜已為尚書左僕射都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惲為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

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世充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兵二萬餘人馬千匹營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于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

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刻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密軍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世充兄偉及子元應隨化及至東郡密獲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眞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眞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世充收其衆而還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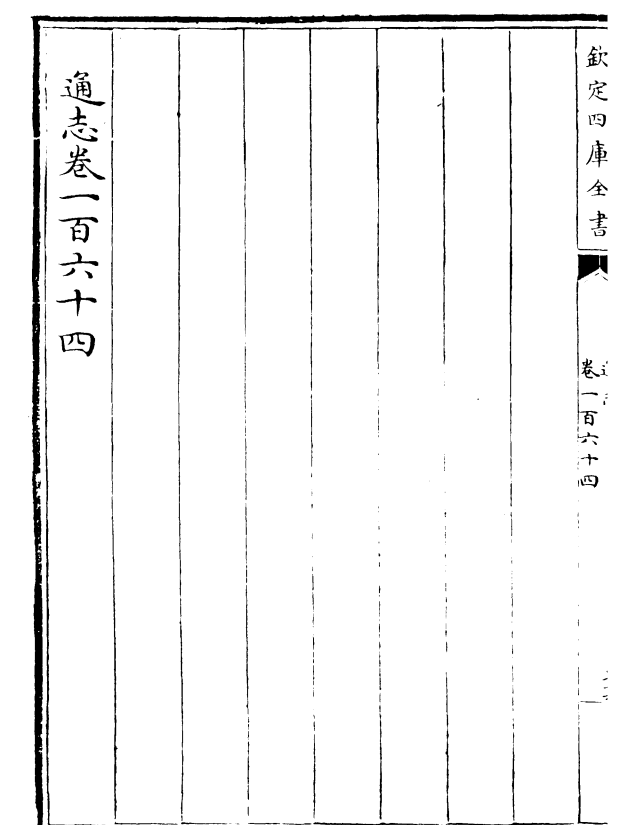
附世充又令韋節諷侗拜已為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為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

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充大悦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侗隂殺之遂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頻出兵戰輒不利諸城相繼送欵世充窘廹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虎牢太宗破之禽建德執詣城下世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讎家所殺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陽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高祖為丞相以為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為左直齋遷車騎將軍都督晉王府軍事以擊高智慧功授上儀同又敗汪文進等加開府仁壽初為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起為盜帝令達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

為段姥後用鄃令楊善會謀更與賊戰方致克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刁兒聚衆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時盜賊既多達不能因機決勝惟持重自守時人皆謂之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宫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等留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龎玉虎牙郎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騎衛大將軍王世充之敗也密進據北芒外薄上

春達與判戶部尚書韋津拒之達見賊未陣而走軍大潰津沒于密及帝崩於江都達與元文都等推越王侗為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都等之謀誅王世充達預焉既而陰告世充達為之內應及事發迫越王送文都於世充世充甚德於達既破李密諷越王禪讓世充僭號以達為司徒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沒



通志卷一百六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舉人臣吕燕昭